

登上属于文学的“夜航船”

□ 明前茶（南京，媒体人）



漫画 / 崔泓

90年代末，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，我去上海约稿，听我说出差费用有限，希望介绍一家招待所，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的钟楼前，高举着一份新民晚报当接头暗号的朋友王肖练提议说：“那不妨带你去见识一下作家们改长篇小说的地方，也是上海的石库门老房子。”

她就带我去了建国中路上属于上海作协的招待所，一进门，我就被亲切的氛围淹没了，帮我登记身份证的门卫大叔介绍说：“住在这里，楼层高，空气好，一层楼只住两个人，互相不打扰。一楼有厨房，可以订饭，大排饭和红烧鲫鱼饭只要五元。热水需要到一楼自取。你要记得，红的热水瓶是开水，可以泡茶；绿的热水瓶是温

水，可以洗脸。”他带我去三楼的房间，十分耐心地介绍如何到露台上晾衣服，如何用蚊香架子巧妙夹住已经断掉的蚊香，如何放垫子，让书桌前的老藤椅坐得更舒服，如何调节台灯的亮度。墙上的自鸣钟当当作响，等钟声响完，我才十分困惑地问：“为什么没有电视机，也没有梳妆台？一头沉的写字台倒是这么大，抽屉竟有五个。”

门卫大叔意味深长地瞄我一眼说：“一天到晚想着看电视，怎么改小说？写字台的抽屉多，方便放各种参考书呀。”

那时候没有手机和高德地图，每天出门前，门卫大叔扯一张废旧报表，在背面帮我注好要拜访的作家，他们的家或单位，要如何坐地铁或公交车去。大叔有地图，他用放大镜不厌其

烦地搜寻，再把答案记下来。

我在这里住了四天，每晚7点钟，住客们拎水上楼洗澡，以及去露台晾晒衣服的声音一收，整个招待所就安静得像一艘夜航船，那种沁人心脾的宁静夹杂茉莉花的香气，把心底的尘埃擦得干干净净。在没有手机可刷的年代，撤去电视机之后，我很快将出差所带的两本书都看完了，为了打发时间，我去门卫大叔那里借了纸和笔，把每天的约稿见闻写下来，还觉得不过瘾，就用圆珠笔画了几幅刚见到的作家的肖像画。

有一次我回到招待所时，已是晚上六点半，夜雨初歇，帮我去加加热排饭的门卫大叔关照我：“刚才下小雨了，露台上的衣服我都收叠了，放在一楼客厅的沙发上，认领的时候仔细点，别弄错了。”我吃了一惊，我的衣服若是与素不相识的男客混在一起，这对我这种I人来说，将多尴尬！然而，我的紧张很快就消散了：我的衣服单独放了一叠，灰色薄风衣，米色九分裤，豆绿色带细条纹的衬衣，还有我洗好的枕巾和袜子。一个门卫，在登记簿上抬眼之时，有这种对住客的观察力，他也多少沾染了作家特有的“旁观者”气质吧。

直到今天，我依旧记得离开时，门卫大叔为我开发票时的叮嘱：“滑坡容易上坡难，要写作，就要少点对电视的依赖呀。”